

比友谊多
比爱情少

张新奇

比友谊多 比爱情少

张新奇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正湘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46,000 印张：9.25 印数：1——5,000

书号：10456·104 定价：1.65元

新书目：86—9

目 录

比友谊多，比爱情少.....	(1)
那绿色的山寨.....	(58)
我的队长，我的杨梅树.....	(98)
呵，老师.....	(121)
报 答.....	(142)
开头难.....	(172)
荷叶嫂.....	(195)
它两手空空.....	(213)
两颗小星星.....	(229)
屋檐下.....	(239)
到妈妈身边去.....	(253)
冲不淡的旧迹.....	(266)
回 眸.....	(276)
桃花开，樱花开.....	(283)
后 记.....	(288)

比友谊多，比爱情少

在这颗地球上，只要人还以群居的方式而存在，感情将是永不可缺的圣洁的纽带。

——作者

序

他，科学院化学专业研究生，三十岁，一个举止稳重的青年。早几个月，他通过了出国留学考试，不久，就将与他聪明的同学、一个家庭有些地位的姑娘结婚，然后去太平洋彼岸一个国家深造。这是值得激动和庆贺的！他的反映，怎么说呢？有些淡，或者说有些古怪。前几天，他找领导请了假，坐火车回到这座位于湘江中游的城市。下车后，他便开始无言的步行，象寻觅什么。

黄昏，他在这里站住了。

这里，看得出，原先是一个相当繁忙的渡口码

头。宽阔的麻石梯一级一级伸进湘江那清粼粼的江水中。河堤上，残留着两排造型别致的铁栏杆。由于一座大桥把两岸连接起来，这里就渐渐荒芜了。石梯缝里已经挤出几茎野草，不少麻石开始坍塌。铁栏杆也朱漆剥落，锈了，歪扭了，无人修理。栏杆边的几排桑树，由于生长年代久远，有几株已经枯死，没有枯的杆粗枝繁，锯齿边的桃形叶子肥绿肥绿的。他顺手摘了一枝，手捧着，一级一级走下石梯。

这不是他第一次带着这种心情到这里来了。

十年前，这座城市正忙于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，他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学生组织头头，是很有希望弄个常委或委员当的。那天夜里，市委大楼举行了一个万分关键的会议。会上，各派组织为席位吵得弓张弩拔，直到第二天凌晨也没有吵出个结果。他很倦，休会时，信步走到这里，坐在临水的那级麻石梯上沉思了一上午。

下午，他便带了几个人，以“绑架”的方式抓了大学一个搞有机化学的“反动权威”在家里隐藏起来。从此，这个名声赫赫的学生领袖再不见露面了。直到一九七七年，才传出他的消息，听说是考上了研究生……

这次，他又在临水的那级麻石梯上坐下，望着江水出神。晚霞从太阳里飘出来，象一股红烟，

轻轻落在江水里。他摘下一片桑叶放在水面上，
然后，又摘下一片。

叶子象一只只绿色的小船，在微波中跳荡起
落，飘向远方……

他的心也象这绿色的小船一样飘向远方，去
寻觅那流逝的梦……

—

我读书——用奶奶的话说，叫“发蒙”——
是比较早的，到二年级，也不过才七岁多一点。
然而，我的淘气，却一点也不比那些八岁的孩子
差。放学后，每当我们把柔软的柳树条或废电线
一类东西作斜皮带（就象真正的军官系的那种皮
带），高举着纸做的驳壳枪“组织军队”时，我总
是被推选为“总司令”，而我的那个好友，比我大
整整两岁的吴国强也不过是我的“副官”。那几天，
他由于睡觉扭了脖子，立正时，头老是摆不直，
总使我想起我家那个老式座钟上长针与短针在六
点过五分的位置，于是，我就送了他一个“六点
过五分”的小名。当我第一次这样叫他时，我的
“部下”们一个个笑得在校园那块草地上打滚；我
呢，也情不自禁地在草地上竖了一个“蜻蜓”。只
有吴国强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我们，我“命令”他

回来，他也不肯。这使我气恼万分，冲到他前面拦住他，想给他一点“处罚”。但当我发现他眼眶中噙着泪水时，我的心软了，有些内疚地低下头，然后告诉他，这种“硬脖子病”我也得过两次，不出几天就会好的，我保证再不这样叫他，并且封他做“副司令”，他的脸色才有了些好转。

做孩子的，不管是忧是喜，都不会在心里储存很久。第二天，我在上学的路上遇见他时，两人立刻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，把书包当“流星锤”嘻笑追打起来。

“流星锤”一直舞到教室门口，我们正要闯进去时，突然发现气氛有些异样，教室里显得怪安静的。本来，晨读时间，老师一般是不来的，这正是我们大闹天宫的好时刻，乒乒乓乓地开抽屉啦，用废纸当手榴弹打仗啦，学老师的神态在黑板上乱涂乱画啦……只有那些胆子比芝麻还小的女同学才去认真的晨读呢！

我们有些着慌起来，担心那个冬天老爱戴一条极长的羊毛围巾、顶严厉的班主任正在教室里面。我猜想，他大概发过一顿雷霆之后，正背着手，威严地在一行行坐位中间踱步，我的“部下”们，那些捣蛋专家都吓得盯着抽屉板，一个也不敢把头稍微抬高些。

我们不敢轻易地闯进去了，于是，轻手轻脚

地溜到窗户下观察动静。我们隔着玻璃一看，呵哈！根本没有什么班主任！教室里坐位几乎都空着，所有的女同学都挤在教室后面，挺亲密地围着一个新同学。一看那个新来的，我们就本能地产生了敌意。谁叫她穿着花裙子，谁叫她扎着红蝴蝶结，谁叫她胳膊上挂着三道杠的大队长标志，谁叫她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呢！哼！

“最妖精！”吴国强歪着头，扯了扯我的书包说。他的语文成绩不好，用词总是不准确，对于我取小名的才干，他向来是深深折服的。

我用手在头上抓了抓，立刻抓出了一个小名：“妖精一号！”这样叫，一来班上的女同学被我们暗中喊妖精的已经有好几个了，二来她确实是最妖的。

“上！”我双手一撑，爬上了窗台。

她，就是那个被我称之为“妖精一号”的，发现从窗户上翻下来的我，立刻大惊小怪地跑过来，喊着：“哎呀，小心，小心呀！”

我很轻捷地落到课桌上，然后又从课桌上跳下来。

“下次可不能爬窗户，这样不好！”她走到我面前说。

我把头昂高些，算是给她的回答。

她一点也不计较我的高傲，笑嘻嘻地自我介

绍说：“我叫伍萍萍，我妈妈是纺织工人，最近，厂里给我们家分了房子，我就从河那边转学到这儿来了。”

“河那边”是我们这里的人对市中心的代称。因为，我们这儿虽然也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，却和市中心隔着一条清悠悠的湘江，实际上，这里也可算作一个自成体系、颇有些特色的小镇。小镇是围绕一座有上万工人的纺织厂建立的，因而，镇上的一切都与纺织有关，居民大多是纺织厂工人的家属，商店是纺织厂附设的门市部，学校的学生呢，当然是纺织厂的子弟了。纺织厂那极气派的大门和锯齿形的厂房是紧挨着湘江的，江面上停着绿梭子一样的轮船，小镇上的人如果要去市中心——也就是到“河那边”串亲戚、买东西、看戏什么的，就得买上一毛钱船票，从这里过渡。

“河那边来的有什么了不起，我舅舅也住在河那边！”吴国强愤愤地说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她又走到吴国强面前，并且笑嘻嘻地伸出手来想和吴国强握手；吴国强慌得不知所措地把手往背后藏，脸臊得通红。

“羞羞羞！女人拉男人的手！”我说着，挺英雄气地迈着鸭子步，走到自己坐位上去，吴国强象平时当“副官”一样赶紧跟在我后面。

她却冲着我的背影说：“老师讲过，分男女界

限是不对……”

我才不管对不对呢，反正，我们那时候，最引为自豪而英勇的举动是吓唬女同学，特别是吓唬“妖精一号”这样的。从这天起，我们恶作剧的节目单就大大添长啦！如果得到了蛤蟆、死老鼠、蛇皮一类小玩艺，哪怕在书包里留上一天一夜，也要带到学校，悄悄塞进她抽屉里去。她胆子小，次次吓得惊叫，以至每天揭抽屉都胆颤心惊，那付紧张的模样使我们开心极了。

二

尽管她没有告过一次状，爱戴长围巾的班主任终于觉察到了我们的种种破坏活动，扎扎实实留了我们一次校，还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，整治我们这些捣乱分子。措施之一，就是把男女同学排成两行，间插着坐位子。

我站在队伍中，心里想，跟谁坐都行，可千万千万别和“妖精一号”坐在一起，要碰上她才霉气呢！

“会不会真的和她坐在一起呢？会不会呢？”我急切地想知道，便暗暗计算起来，先把她在女同学队伍中的位置数一遍，然后又把我在男同学队伍中的位置数一遍，还好，差那么一个！我又

重数，没错，差一个……唉！不知为什么，我心中竟然又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懊丧，我一点也讲不清，这种懊丧是为了什么，又是怎样产生的，反正，我懊丧！

可是，由于临时的小变动，恰好又把我和“妖精一号”安排坐到一起了。我更不是滋味。

班主任一转背，捣乱分子就活动开了，第一个行动就是划起“三八线”。所谓“三八线”，就是用小刀在桌上划出那么一道界线，规定，谁的胳膊过线就要挨打。这种界线从来不是公平合理的，我的“部下”个个都坐得很宽绰，只有吴国强窄一点，因为同他坐的那个女同学太壮实，而且相当凶。

我是“总司令”，当然要与众不同，只给“妖精一号”留下一道三寸宽的桌面，而我自己则挑衅地把胳膊扒得不能再开地搁在桌上。

同她坐的第一堂课，我没有听进老师讲的任何一句话，眼睛老盯着她的胳膊，我很希望她因不小心而越过一次“三八线”，这样，我就可以用手掌狠狠地砍下去，然后，在她的惊叫声中，很得意地回头望周围的同学。

她真谨慎！把笔记本搁在桌子边缘，十分别扭地在她那小得可怜的“国界”里写字，一次越线行为也没有，我有些泄气了，我没有她那份耐

性，同时还担心老师那怕人的课堂提问呢！

三

她终于赢得了我的一点好感。

我们那儿临江的河堤上，栽的不是垂柳，而是一排排桑树，大约就是因为这些桑树，使我们小镇上的孩子们多了一种“癖好”，那便是养蚕。

我最喜欢爬的树，就是河堤上那些桑树，桑树枝极柔软，很难折断，我可以吊着桑条儿打秋千，因而采桑叶不仅不是一种负担，反倒是一种愉快的娱乐。加上，我是“总司令”，“部下”们有好蚕子，常常主动向我“进贡”，于是，我也养起蚕来。

蚕是绝对不敢养在家里的，我害怕性情暴躁的父亲，尤其害怕他那双蒲扇一样大的巴掌，他要发现我养蚕，一定会用一只巴掌拍着我一塌糊涂的作业本，另一只巴掌把我养的那些小生命捏成汁的。这样，蚕儿们的家就只好安在我的课桌里啦。

课桌毕竟不是养蚕的好地方，蚕子没喂上几天，抽屉就快成一个垃圾箱了。我每回打开课本时，书页里常常可以滚出几粒蚕子粪来。

“蚕子咬人吗？”有一回，我给蚕子喂桑叶，

她悄声问我。

“咬人！”我捉住一条蚕子朝她一扬，她吓得缩做一团。

我得意了，又把蚕子朝她扬了一次，还画蛇添足“汪”地叫了一声。

她高兴了，拍起手来，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骗我，蚕子不咬人，蚕子怎么会象狗一样汪汪地叫呢？”

第二天，奇迹出现了，我那个“垃圾箱”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蚕子、桑叶用一个硬纸盒装起来，摆在一边，铅笔头、墨水瓶放得整整齐齐，卷了角的课本都已压得很平整，还用画报纸包好了呢！

我吃惊地望着她，她在笑，脸上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。说真的，我对她有了一点好感，但心里又很快慌乱起来，我害怕男同学怪我“叛变”了。

我的脑瓜子还是顶灵的，一转眼珠，立刻有了主意，我故意提高声音说：“我命令你把我的抽屉清好！”

抽屉早已清好，“命令”的下达稍微晚了那么几个钟头。但这样，对她、对我的自尊心，对男同学，都是万分万分必要的。

蚕子终于一天天长大了，破纸盒显得小了些。我着急起来，她提出把两人的书放在一个抽屉里，

腾出一个屋子专门养蚕，我当然高兴，于是，又用了老办法，说：“我命令你把我的书放进你的抽屉里！”

对于我这次“命令”，男同学已经不怎么信服了，他们不是傻瓜，已经看出“破绽”来了，因为我已经开放了课桌上的“国界”，她的胳膊可以自由出入“三八线”了。

就因为我的叛变，那天放学玩“官兵捉强盗”，大家都不肯选我当“总司令”，我赌气不玩了，跑回教室，把抽屉里的蚕子桑叶扫出来，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大屠杀，用脚把白胖胖的肉蚕子踩了个粉碎。唉唉唉，地球上强者对弱者的痛苦与生命往往就是这样漫不经心的。

四

血红血红的夕阳远远地落在那一排排锯齿形的厂房上，我无精打采地拖着书包，踢着路上的小石子，往家里走。

“李卫平！”有人叫我。

我回转头，吴国强正诡秘地站在路边向我招手。

“六点过五分！”我把气恼发泄在他的身上，尽管他的硬脖子病已经好了。

这回，他一点也没有生气，反而赶上来，凑在我耳朵边说：“告诉你，妖精一号是美国！”我们讲“美国”就是坏人的意思，讲“中国”就是好人的意思。他说得很严重，我听见他的心在“怦怦”跳。

“什么美国？”我问。

“她爸爸是国民党将军！被中国打倒了！”

“国民党将军？”

“嗯！我听一些大人和我爸爸扯谈时讲的！”

吴国强的爸爸是纺织厂的副厂长。

我的心也不由得紧张地跳起来，国民党将军？我想着，从小人书上看见的三角眼特务，胖地主……种种恶劣的形象一个接一个在我脑子里晃动起来。很快，我又联想起特务用的电台和手枪。因为，我早两天在厂俱乐部看过一场抓特务的电影。

“喂，你说，妖精一号家里有电台吗？”我的声音有些发抖。好象特务就在跟前。

“有！”吴国强相当肯定地说，牙齿磕得一阵阵响。

五

夜幕悄悄降临了，小镇子排排宿舍变成了黝

黑黝黑的剪影，只有湘江闪着乳白色的光，象一条遗落在小镇边的宽带子。

我学了几声猫叫，小伙伴一个个丢下作业本，相继从家里溜了出来。他们很自觉地在我面前排了一条长队，一点也不计较我的“变节行为”了，因为这次行动太庄严了，太富于诱惑力了。

我们的队伍轻手轻脚地出发，在“妖精一号”的家门外潜伏起来。

这正是春末夏初时节，槐树上那雪白雪白的花朵开得正热闹，晚风轻轻一吹，把花芯里那夹杂春天气息的幽香摇下树来，一阵阵飘进我们的鼻子，要是以往，这股味儿准会诱得我们往树上爬，将小白花大把大把的装进口袋，然后溜下来，一边走，一边掏出小花朵，掰去花瓣，把花芯塞进嘴里，深深地吸上一口，扔掉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朵……唉，那股特别的味即便是在睡梦中，嘴里还是甜丝丝的。

今天，我们才没工夫去想那些呢！不知为什么，天气一点也不冷，晚风摇得树叶一响，我们的牙齿抑制不住地磕得响个不停，浑身的鸡皮疙瘩也凸起来。

我一动也不动地扒在地上谛听着。这时候，我该多么希望房子里传来“滴滴嗒嗒”的电台发报声呵！只要发报声一响，我们就举着枪（可惜

是纸做的!)一齐冲进去抓特务,我想象,特务会怎样逃,我会怎样追,一路上我还摔了三跤,但我一点也不怕痛,终于抓住了特务的衣角,特务急了,掏出手枪,朝我开了一枪,我负伤了(最好不要被打死),但我仍然紧紧地抱住特务的脚,小伙伴们冲上来了……然后就是在全校大会上领奖,……脾气暴躁的父亲微笑着,用他的大手掌那样轻柔地抚摸着我那缠满白纱布的头……唉,这样的事会不会登少年报呢?会不会呢?

“滴滴嗒嗒”的电报声始终没有从房子里传出来,我听到的只是这样一些对话:“萍萍,该睡觉了,别看书了。”“嗯——”“萍萍,再不睡,我要来关灯啦。”“嗯——”……

多扫兴!

一连几天都是这个样子,有一次,从房里倒出一杯茶来,正好落在吴国强头上,弄得满脸是茶叶。我的“部下”开始沉不住气了,有个还开了“小差”。

总算出了件使我们兴奋的事。那一天夜里,她家里来了一个女客人,还提了个袋子!女特务!我们立刻断定。等她出来,我们马上开始了跟踪,跟到江边,她买好船票上了轮渡。我们急了,赶紧跟着上船,结果,让那个很凶的满脸络腮胡的收票人拧着耳朵,把我们一个个活活拧下船来。